

汉魏丛书

汉魏丛书

說苑卷十

敬慎

存亡禍福。其要在身。聖人重誠。敬慎所忽。中庸曰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能慎其獨也。諺曰。誠無垢。思無辱。夫不誠不思。而以存身全國者。亦難矣。詩曰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此之謂也。

昔成王封周公。周公辭不受。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。將辭去。周公戒之曰。去矣。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。我文王之子也。武王之弟也。今王之叔父也。又相天子。

吾於天下亦不輕矣。然嘗一沐而三握髮。一食而三吐哺。猶恐失天下之士。吾聞之曰。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。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。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。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。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。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。此六守者皆謙德也。夫貴爲天子。富有四海。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。桀紂是也。可不慎乎。故易曰。有一道。大足以守天下。中足以守國家。小足以守其身。謙之謂也。夫天道毀滿而益謙。地道變滿而流謙。鬼神害滿而福謙。人道惡

滿而好謙。是以衣成則缺衽，宮成則缺隅，屋成則加錯，示不成者，天道然也。易曰：謙亨，君子有終吉。詩曰：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，其戒之哉！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。

孔子讀易，至於損益，則喟然而歎。子夏避席而問曰：夫子何爲歎？孔子曰：夫自損者益，自益者缺，吾是以歎也。子夏曰：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？孔子曰：否。天之道成者，未嘗得久也。夫學者以虛受之，故曰得，苟不知持滿，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。昔堯履天子

之位猶允恭以持之。虛靜以待下。故百載以逾盛。迄
今而益章。昆吾自臧而滿意。窮高而不衰。故當時而
虧敗。迄今而逾惡。是非損益之徵與。吾故曰謙也者。
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夫豐明而動。故能大。苟大則虧
矣。吾戒之。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。日中則
昃。月盈則食。天地盈虛。與時消息。是以聖人不敢當
盛。升輿而遇三人則下。二人則軼。調其盈虛。故能長
久也。子夏曰善。請終身誦之。

孔子觀於周廟。而有欹器焉。孔子問守廟者曰。此爲

何器。對曰：蓋爲右坐之器。孔子曰：吾聞右坐之器，滿

則覆，虛則欹，中則正。有之乎？對曰：然。孔子使子路取

水而試之。滿則覆，中則正，虛則欹。孔子喟然嘆曰：鳴

呼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？子路曰：敢問持滿有道乎？孔

子曰：持滿之道，挹而損之。子路曰：損之有道乎？孔子

曰：高而能下，滿而能虛，富而能儉，貴而能卑，智而能

愚，勇而能怯，辯而能訥，博而能淺，明而能闇，是謂損

而不極。能行此道，唯至德者及之。易曰：不損而益之

故損，自損而終故益。

常縱有疾。老子往問焉。曰先生疾甚矣。無遺教可以
語諸弟子者乎。常縱曰。子雖不問。吾將語子。常縱曰。
過故鄉而下車。子知之乎。老子曰。過故鄉而下車。非
謂其不忘故耶。常縱曰。嘻是已。常縱曰。過喬木而趨。
子知之乎。老子曰。過喬木而趨。非謂敬老耶。常縱曰。
嘻是已。張其口而示老子曰。吾舌存乎。老子曰。然。吾
齒存乎。老子曰。亡。常縱曰。子知之乎。老子曰。夫舌之
存也。豈非以其柔耶。齒之亡也。豈非以其剛耶。常縱
曰。嘻是已。天下之事已盡矣。無以復語子哉。

韓平子問於叔向曰。剛與柔孰堅。對曰。臣年八十矣。齒再墮而舌尚存。老聃有言曰。天下之至柔。馳騁乎天下之至堅。又曰。人之生也柔弱。其死也剛強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。其死也枯槁。因此觀之。柔弱者生之徒也。剛强者死之徒也。夫生者毀而必復。死者破而愈亡。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。平子曰。善哉。然則予之行何從。叔向曰。臣亦柔耳。何以剛爲。平子曰。柔無乃脆乎。叔向曰。柔者紐而不折。廉而不缺。何爲脆也。天之道微者勝。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。兩仇

論衡 卷一 四
爭利而弱者得焉。易曰：天道虧滿而益謙，地道變滿而流謙，鬼神害滿而福謙，人道惡滿而好謙。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，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？

平子曰：善。

桓公曰：金剛則折，革剛則裂。人君剛則國家滅，人臣剛則交友絕。夫剛則不和，不和則不可用，是故四馬不和，取道不長；父子不和，其世破亡；兄弟不和，不能久同；夫妻不和，家室大凶。易曰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，由不剛也。

老子曰。得其所利。必慮其所害。樂其所成。必顧其所敗。人爲善者。天報以福。人爲不善者。天報以禍也。故曰。禍兮福所倚。福兮禍所伏。戒之慎之。君子不務。何以備之。夫上知天。則不失時。下知地。則不失財。日夜慎之。則無災害。曾子有疾。曾元抱首。曾華抱足。曾子曰。吾無顏氏之才。何以告汝。雖無能。君子務益。夫華多實少者。天也。言多行少者。人也。夫飛鳥以山爲卑。而層巢其巔。魚鱉以淵爲淺。而穿穴其中。然所以得者。餌也。君子苟

言
卷一
五
能無以利害身。則辱安從至乎。官怠於宦。成病加於少。愈禍生於憊。情孝衰於妻子。察此四者。慎終如始。詩曰。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

單快曰。國有五寒。而冰凍不與焉。一曰政外。二曰女厲。三曰謀泄。四曰不敬卿士。而國家敗。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。此五者一見。雖祠無福。除禍必得。致福則貸。

凡子曰。存亡禍福。皆在已而已。天災地妖。亦不能殺也。昔者殷王帝辛之時。爵生鳥於城之隅。工人占之。

曰凡小以生巨。國家必社。王名必倍。帝辛喜爵之德。不治國家。亢暴無極。外寇乃至。遂亡殷國。此逆天之時。詭福反爲禍。至殷王武丁之時。先王道缺。刑法弛。桑穀俱生於朝。七日而大拱。工人占之曰。桑穀者野物也。野物生於朝。意朝亡乎。武丁恐駭。側身修行。思昔先王之政。興滅國。繼絕世。舉逸民。明養老之道。三年之後。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。此迎天時。得禍反爲福也。故妖孽者。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。惡夢者。所以警士大夫也。故妖孽不勝。善政惡夢不勝。善行

也。至治之極。禍反爲福。故太甲曰。天作孽。猶可違。自作孽。不可逭。

石讐曰。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。國君不可以不慎也。妃妾不一。足以亡。公族不親。足以亡。大臣不任。足以亡。國爵不用。足以亡。親佞近讒。足以亡。舉百事不時。足以亡。使民不節。足以亡。刑罰不中。足以亡。肉失衆心。足以亡。外嫚大國。足以亡。

夫福生於隱約。而禍生於得意。齊頃公是也。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。地廣民衆。兵強國富。又得霸者之餘。

尊驕蹇怠傲，未嘗肯出會同諸侯，乃興師伐魯，反敗
衛師于新築，輕小嫚大之行甚。俄而晉魯往聘，以使
者戲二國，怒歸求黨與助，得衛及曹，四國相輔，期戰
於鞞，大敗齊師，獲齊頃公，斬逢丑父。於是懷然大恐，
賴逢丑父之欺，奔逃得歸，弔死問疾，七年不飲酒，不
食肉，外金石絲竹之聲。遠婦女之色，出會與盟，卑下
諸侯，國家內得行義，聲問震乎諸侯，所亡之地弗求
而自爲來，尊寵不武而得之，可謂能誦免變化以致
之。故福生於隱約，而禍生於得意，此得失之効也。

大功之効。在於用賢積道。浸章浸明。衰滅之過。在於得意而怠。浸蹇浸亡。晉文公是其効也。晉文公出亡。修道不休。得至于饗國。饗國之時。上無明天子。下無賢方伯。強楚主會。諸侯背畔。天子失道。出居于鄭。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。任咎犯。先軫。陽處父。畜愛百姓。厲養戎士。四年政治內定。則舉兵而伐衛。執曹伯。還敗強楚。威震天下。明王法。率諸侯而朝天子。莫敢不聽。天下曠然平定。周室尊顯。故曰大功之効。在於用賢積道。浸章浸明。文公於是霸功立。期至意得。湯武

之心作而忘其衆，一年三用師，且弗休息，遂進而圍許，兵亟弊，不能服，罷諸侯而歸。自此而怠政事，爲狄、泉之盟，不親至，信衰，誼缺，如羅不補，威武詘折，不信，則諸侯不朝，鄭遂叛，夷狄內侵，衛遷于商丘，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，浸蹇浸亡。

田子方侍魏文侯坐，太子擊趨而入，見賓客羣臣皆起，田子方獨不起，文侯有不說之色，太子亦然。田子方稱曰：「爲子起歟？無如禮何，不爲子起歟？無如罪何。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，將出之雲夢，遇大夫。」